

前漢書

十八

第	
函	
第	
架	册二三
	一六歷和

傳廿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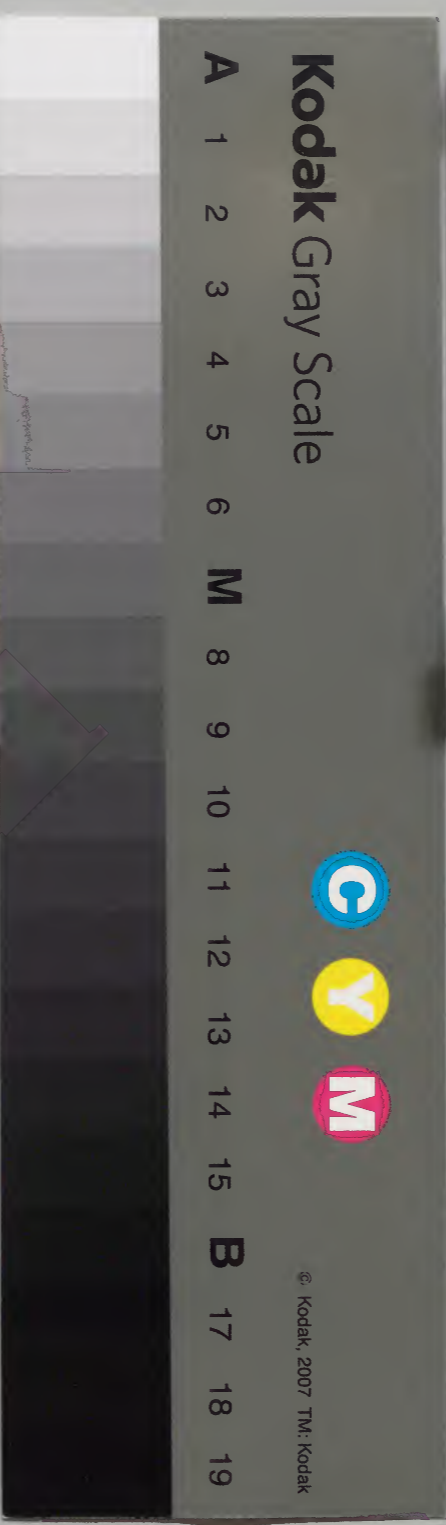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二	一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	五〇	漢	
函	三二	書	
一五	二二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2	
册數	32 (18)		
函號	282	10	

西史廿五卷

共三十二本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前漢書五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

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

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

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

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

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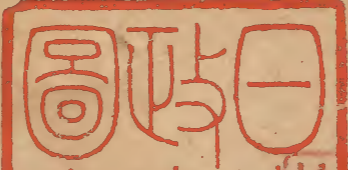
修身於

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罷廢也任謂從

嘉靖八年刊

言



疲於役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使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

志也傾耳而聽一夫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

言樂禍亂也呼同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鍾鼓帷帳不移而其又為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有名東西五里

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屬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下步

二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前道隱

不為用辟也隱音於斬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

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

時日積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合采金石銅錮其

內塗塗其外鑄而合之也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

蟠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甲成觀游上成

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

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

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秦以熊羆之力虎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一

秦

猿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

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申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

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

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目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師古曰：磽，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

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

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殲，此周之所

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

折，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

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

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

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

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

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

過之史，常警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此方事類以諫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

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存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也音獵祝餼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餼字與饋同進食也音獵故為備祝公鄉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脩正謂脩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

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一君之身且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日疲以下亦同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

嘉靖八年刊

吳商

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漢曰統繼也堯舜乎本不能長世鏡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縣石鑄鍾虞百二十斤無錙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獸虞音錄節土築阿房之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師古曰復重反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

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今苟容主意於邪也倫與倫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諧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又曰濟濟則對誦言如辨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嘉靖八年刊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

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

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

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

數師古曰言心實憂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

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也

布無事其纒也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

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

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

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

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

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

於事也諸疾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

厚天下換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以

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音張懸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嘉靖八年十一月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

事師古曰一子不事其賦役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

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遷者赦罪人憐

其二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

賜之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

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頌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

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

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大臣不勝

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

之道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一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

也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

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

息曰宴與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

高其節師古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

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嘉靖八年刊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
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
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
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師古曰執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
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
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
武太子柴竒與師古曰以其所上詰問對以爲錢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詰問對以爲錢
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
音千高反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連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

晉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與王凜招致
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
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論因道胡越齊
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
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釋是也師古曰釋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
音古曰從以叩函

嘉靖八年刊

函

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
 飛鳥下不見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日反闔城不休
 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已后所幽死文帝
 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取趙之河間立
 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高后割
 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
 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
 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吕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
 入朝吕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
 以此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言也喜父章與弟
 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開其欲立齊王更以一郡王之
 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計死盧博齊北王治與喜顧念而

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念其父見遷殺思慕欲報怨也

師古曰三子為王謂大王不憂出恐救兵之不專孟康

淮南衡山濟北也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

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

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

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

深此臣之所為六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昆運句如

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

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

欲謀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志微言梁并

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其計然

嘉靖八年刊

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
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
蘇說臣聞交龍表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
是也舉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
也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
奸師古曰飾因隨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
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
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
尚美悅大王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
義也說讀曰悅鳥采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鷗也如淳曰鷺鳥比諸
非屬也鷺自人鳥而鷺者耳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

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袷服盛
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
在邯鄲袷音州縣之縣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
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
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
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
賁皆古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據
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
未明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
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
諸呂猶春秋襄齊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
也義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
父讀曰甫嘉靖八年刊

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壤子王梁代如

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梁是也梁益之間所愛謂其

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

屬也師古曰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

或說非也師古曰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

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什僵什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

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

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

望東此汾陰有金寶氣其在平弗迎則不至為吳計

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

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秦王高兵不留行收弊民

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

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

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

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賈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

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

慨不苟合師古曰忼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師古曰索廼從獄

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

二

岡

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

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

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

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

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

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

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先

師古曰精誠若斯

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

白食昂義亦如之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

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

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

太白食昂食于歷之也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

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

畢議願知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張晏曰盡其計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

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從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以之武王

王殺復獻文王玉人復

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

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

李斯諫二世以箕子陽狂

正而二

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

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

楚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

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

酒鴟夷騰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語曰有白頭如新

相傾蓋如故文穎曰傾

蓋猶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

其家又重購之燕遣刺

軻欲刺秦王於期

白刃首令軻齋往師士

日之往也藉假也

魏臨城自到以卻齊而

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白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

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自到也夫王奢焚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曰服

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

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守志亡軀故以為喻

城君欲殺何則誠有以相知也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騾

騾駿馬也生七日而超

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白

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

曰食讀曰飮駛音決騾音題

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山

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

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

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滄河徐衍負石入

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三

十一

岡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此音頻寐反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

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寤戚飯

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寤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禱短布單衣適至斷從昏飯牛薄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骨脛也薄止也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

黍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相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舟之計

囚墨翟文穎曰子舟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

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此

二國豈係於俗妄於世擊等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

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高也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

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宋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作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

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嘗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乃大田常

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封比子之後

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簡讀曰悅封比子之後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脩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剗妊者其胎產也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

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

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

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

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夏官久者士姬之祿厚者衆怨

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

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於陵

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

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有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

師古曰隨毀也音火規反

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師古曰無則桀之犬可使吠堯

跖之客可使刺由

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

命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

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

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

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

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

沈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

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

曰抵音帶張晏曰抵根下本也輪困離音委曲盤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

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

璧祗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

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王耳祗適也音支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

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世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

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

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

摸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荆軻而匕首竊

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

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

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壘拘

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昭音力全反

嘉靖六年刊 前集卷三 一六 岡

明也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侍

惟廡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

羈係也阜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阜阜音在早反此鮑焦所以憤於

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然時之不用已

哉棄其藁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

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脩廉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

勝毋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

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

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

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

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

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

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

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盜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

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

孝王恐誅延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

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

嘉靖八年刊

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

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師古曰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涕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佛鬱蓋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糸郊師古曰糸郊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

嘉靖八年
吳重
六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

反瞿然無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

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

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

可壞故取喻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

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

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

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

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

也又讀曰甫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季友不探其情而

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縱

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子春秋以為親親之道

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公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

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

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

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

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

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孝王自殺景帝

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濟北王亦欲自殺幸

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齊北王曰師古曰臣請試

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曰攬

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

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

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

如田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

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略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

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

全故墜言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

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

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

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鄉使濟北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使濟北

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舉

濟北張晏曰歷過畢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師古曰練選也歐與驅同白徒言西與天子爭徒之衆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索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

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

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

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索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
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
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
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
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
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
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
聚也音湯武之士不過百口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

不絕三光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能聽忠臣
之言自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必若所欲為危於繫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
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不出反

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索郊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或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
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倉鄭氏
曰音懷槍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
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自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占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
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離
射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

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

鹿盧為繩索又鐵斷并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

也盡極之綆斷幹并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

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并上以為欄者也孟云

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鯁鐵契皆刻也音口計反

水非石之鑿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夫銖

靡盡也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

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

不同也度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

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

音莊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

而盡師古曰磨礮底厲也底柔石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

嘉靖八年刊

一四

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并二十四郡道其珍怪不貢賦入於天不如吳之富海陵之倉如晉名也有吳太贊說是也鄉圍守禽獸不東游曲臺臨海水朝夕為輔黃圖未央

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謂僻在東南夫漢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如東山之府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子猶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厚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倉師古曰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讀曰嚮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池也師古曰三深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也子今大王還半不然漢知黃頭循江而王之都會東戰射積粟固不得已夫三殺身以滅北之王懼自殺殺今此枚乘國不得出兵

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虞踰天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也襲大海絕吳之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皆守約不從也齊王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四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邯

鄆世白按諸日爾三國圍齊王自殺則守以待吳飢國不得出兵傳之者此不增之也此不於十里之內安國也時皆北地者言將也張羽韓安將漢兵如說侯竟將輕騎言弓高所將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

都尉乘父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五使與元從爭師古曰元從敬也見讓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元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關自陳枚乘之子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三五

岡

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詼笑類

俳倡李奇曰詼也師古曰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

以故得蝶黷貴幸師古曰蝶押也音讀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

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臯太子生賦及立皇子謀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受詔

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

終師古曰令慎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

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二輔離宮館臨山澤

弋獵射馭狗馬蹙鞠刻鏤師古曰蹙足聲之也鞠以

也蹙音千六反鞠音且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

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

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

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如泮曰嫚音

也師古曰詆毀也嫚又自詆嫚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

得其意師古曰骯音被骯音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

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

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

嘉靖八年刊

卷六

同

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

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

知其庚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

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師古曰守廷尉史署奏曹掾

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

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

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

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

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

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火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

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

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

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

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

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人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

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岡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
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會
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
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
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日蠲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蠲者不可復屬師
則不然上下相鼓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晉灼曰精孰周
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
畏為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上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
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
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溥曰媮苟且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岡

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
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

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

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取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

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制寬刑罰以廢

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少府諸侯曰私府長

者其官內使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之長也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

盡臣節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

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父之遷臨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温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

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一年也至平帝崩

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

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

嘉靖八年刊

岡

岡

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廟上孟康曰廟謂剗切之也蘇林曰廟鄒音摩厲也師古曰剗音立來反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終 前漢書五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前漢書五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賓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惡之孝王朝因燕昆

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

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

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

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請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

嘉靖九年刊 河漢集卷三十一 同

之難故欲用內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

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士過輒令

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

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

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

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

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

間處猶言私處也祗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祗適也懟怒也

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廼起朝請如故桃侯免

相魏其者師古曰愛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

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

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晚節為

曰姓生也言司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為

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

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

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

說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

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晉灼曰滯在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上

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

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

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

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

等耳師古曰言其尊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師

曰風讀於是廼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方今善人譽君侯

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

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

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

之若轉車迎晉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

關禁也索隱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太平

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

嘉靖九年刊

漢書卷之五

周

尚公主言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結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

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

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

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

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

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

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

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

曰郡及諸侯也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侮小也

尊高示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

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也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

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

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

迺曰君除吏盡未言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嘗請

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師古曰考工

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

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讓皆曰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

嘉靖九年刊

故私禱

師古曰禱曲也音女教反

由此滋驕

師古曰滋益也

治宅

甲諸第

師古

日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

田園

極膏腴

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

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

前堂羅鐘鼓立

曲旗

如淳曰旗旗之名也通帛曰旗曲旗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旗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也是也許慎云旗表士眾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

好不可勝數

師古曰奏進也

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

公稍自引而怠驕

師古曰驕與傲同

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

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

師古曰進薦也

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

孟

師古曰孟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

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志故戰

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

張晏曰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

馳入吳軍至戲下

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所殺傷數千人不

得前復還走漢壁

師古曰走趣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

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師古曰萬金者信其價貴

也金字或作全言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

恐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

天下頽陰疾言夫夫為郎中將劉敞曰當云中郎將不然則郎中三將也數

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

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

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

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

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

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

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

猶重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

音許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穎川兒歌之曰穎水

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

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

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

嘉靖元年刊

人相倚引編直排根實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
 根者根格引編以彈排根格之也師古曰孟康近之
 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
 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編而
 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根格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
 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從
 日謂喪過丞相蚡蚡從容曰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師古曰
 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請語魏其具
 辨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掃張具至旦平

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
 哉夫不憚師古曰憚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官師古曰不當忘也廼駕自
 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
 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
 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
 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
 之舞訖相勸也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
 屬音之欲反移就其坐也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
 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
 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

嘉靖九年刊

言海傳三十一

六

安

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曰魏其老且死易

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

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

與也師古曰與讀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

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

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

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

過相承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

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

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

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

劫之也師古曰如說新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

音許其反時蚡不肯為盡也不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

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

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見女輩反蚡謂

六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

如說近之言師古曰一人不當為要廣邪師古曰六曰今日斬

頭穴凶何知程李刺猶不止也見坐乃起師古曰更衣師古曰

上之人也更改也凡父坐者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

皆起更衣以耳寒緩或變也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

也漢書多以戲為魔字師古曰騎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

罪也廼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

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魔謂指置傳舍在鄼食其傳師古曰解召長

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効灌

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六人坐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

名曰遂其前事師古曰遂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文屬皆

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蚡吏皆為耳目諸灌

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

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

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廷師古曰相逆寧

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

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

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

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

卿大夫東朝共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

理而分別也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

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

屬師古曰倡樂人謂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

地知分反事也師古曰叩讀曰仰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

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普計反本師古曰辟睨傍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謂因國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師古曰贊說為是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

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

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轢

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蹈踐之也此所謂支大於

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

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

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吾并

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舍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

嘉靖九年刊

恩

弟善灼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此

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

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

外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

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

翁言嬰無官佯版綬也首鼠一前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

安國良父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

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師古曰歸印曰臣

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

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師古曰杜塞也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

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

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讎音灼曰劾

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孝景時嬰嘗受遺詔

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及繫灌夫罪

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

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

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大行詔書獨減

嘉靖九年刑

可卷三十一

一

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廼劾嬰矯先帝詔害罪

當棄市齊氏曰屬詔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乂

廼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師古曰瘵風或聞上無

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

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

服謝罪晉灼曰服音脫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

通講古呼字若謂啼為講服則講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

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

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

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

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喜厚遺

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

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類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

鄒田生所師古曰田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

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

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

無古曰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

嘉靖九年刊

三周

非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漢

長公主景帝姊也景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

曾不省也師古曰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

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

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而諸侯擾亂壹言

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

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

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

入言警師古曰警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趨入言警者互舉之耳

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嫪師古曰嫪小縣服虔曰嫪率妣也晉灼

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

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

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

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

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蒙師古曰蒙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師古曰蒙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居

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嘉靖九年刊

行漢書三

三

恩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

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

今人猶云對治治音吏吏反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

一曰不足繩治治讀如本字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

所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

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及殺故吳相爰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然大臣不聽

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遣使捕詭

勝必得師古曰必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

音山客反

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

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

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

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毋栗用

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毀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

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

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惡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

嘉靖九年刊

說師古曰說犯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夫王

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

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安國坐法失官家

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

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

地都尉遷為太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

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大

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

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

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遷

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疆

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

曰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

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轟

壹張晏曰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延召問公卿曰朕

飾子女以配單于，帶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今欲舉

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古

曰：致，致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示分之時也。李奇

能以其計。加以漢之大平。今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

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

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又遣子

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

曰：輓，引車也。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

曰：不示威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

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如城者數所。

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

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

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

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

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

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

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

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

嘉靖元年刊

前漢書卷之三

六

安

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

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檣車相望師古曰檣軍死者以檣送致其喪載檣之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檣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檣音衛

也痛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

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預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

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至如疾

風去如收電師古曰去音必遙反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

秦繆公都雍師古曰雍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

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隄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隄古隄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嘉靖九年刊

高帝本紀三

三

四

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發召也言威

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

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

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

衝突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

者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

入長敵難以為功師古曰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

弋季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

美惡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

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羣壹為間師古曰

竟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

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

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

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

資總曰輜重於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

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也恢曰始約為人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抵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

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

也蘇林曰逗音豆如齊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

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

音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

嘉靖九年刊

周

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

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藹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

乃加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廼自殺安國為

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

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

已者於梁舉壺遂滅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

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

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

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愾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

而愾車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

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疾數月瘳復為中尉歲

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

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

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請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

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廼有七

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辟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

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

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

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

媿幸得罷歸師古曰蓋得罷歸以廼益東徙意忽忽不

嘉靖九年刊

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
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

曰倚謂杖任之也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

吳軍欲報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父讐也

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二蚡負責而驕溢師古曰凶德

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二人相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

斯敗哉師古曰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

極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遇合有命悲夫若王

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己虛師古曰言自己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終 前漢傳五十二

嘉靖九年刊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前漢書五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陵

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

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

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西臧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

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

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

嘉靖九年刊

再

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

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

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

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

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禮雅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知古

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

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

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謚

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

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

四十二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

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

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

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
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
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
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
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
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
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
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
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阜天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為宮師古曰墺音人緣反解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

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

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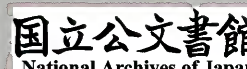
王師古曰簿音薄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

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



日季年末年也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唯

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

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

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郢鄉侯閔為王蘇林

曰郢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

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

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也以軍功賜

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

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

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

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弟

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奠得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括上書蘇林其子為易王嗣

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

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

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遺徵三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意

徵臣書曰國中口師古曰謂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

後建使謁者吉請師古曰謂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也

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與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也後覺自殺也言吾為

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亦謂退棄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

其下亦同師古曰波為波雷波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師古曰波中亦同船覆

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

死波師古曰入子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入子

羸者露其形也或置樹上師古曰入子火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

也師古曰入子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入子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

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疆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下與反專

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

嘉靖九年

陸奎

陸奎

與其已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莫延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

也遣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

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

射師古曰疾者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

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

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

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

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

作綵音千全反又音干劣反蓋今南方簞布之屬珠璣

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園者也音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中翠羽師古曰媛熊奇獸師古曰通使往來

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與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也後復謂近臣

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

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特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

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

案索得兵器重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建制曰

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

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

所不赦當以誅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就其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
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
滅繼絕立建弟野貽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野音許
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字駸蓋言其性賊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
為郎郎與後官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
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二八分之二為大半
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

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
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

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
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疆足以距諫
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
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
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

嘉靖九年刊

教

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

竹仲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

於王家是以每相三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

布以爲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自行迎除舍所至之舍○宋祁曰當云迎至除

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

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廼上書告之及汙以

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

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

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

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幾幾祥摠謂鬼機音居衣反好爲吏上書願督

國中盜賊師古曰督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

察也音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

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謂京師使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

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推埋攻剽爲姦甚衆師

日推殺人而埋之故曰推埋剽劫也推音武帝遣使者

直隄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寬訟丹

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贖丹罪上不許久之

嘉靖九年刊

徐

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求慮音慮

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

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

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

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

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

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

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

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

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

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

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

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

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

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

布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

多自以侵寬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祭歎師古曰祭古累字累重也歎歎歎也音許既反思者不

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

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毋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

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邑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

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也蘇失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眇反眇也夫衆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

音妙幼妙精微也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蟲成雷師古曰雷古雷字言衆蚊

飛聲有朋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

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

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鳥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紛驚逢羅

濟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臣聞白

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音力支反明月曜夜蟲

嘉靖九年刊

卷

蠅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

昧不見泰山師古曰布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主言衆多也

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鼯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

屬為帝兄曰言於戚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薄也

師古曰葭蘆也葦者其葉中白皮以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鴻毛喻輕薄甚也葦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斯伯

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後母所害至孝而

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

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忘思也擣築也不脫衣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加親

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

分其子弟而虞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

諸侯地稍自分析詩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

五穀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

嘉靖六年刊

為三事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主亦曰
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
十三年薨子亥三言嗣一年薨子康王竟侈嗣二十一
年薨子頃王顯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
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
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二年薨無
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
王後王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
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二年王莽時
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
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
裏小奉手左右大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二十八
地狹不足回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等
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鮒音拘鮒鮒音拘
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師古
字或作附鮒其音同耳嗣師古
音來宣帝時坐獵縱火潘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
官事怨內史教人誣言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

嘉靖九年刊

三

日減其官屬師古曰向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曰嗣師古曰煬二年

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曰帝宗是為孝王

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特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

師古曰謚法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

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師古曰所姓忠名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

明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祖焉明云然

有司察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

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

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

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

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

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衷中刀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

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也鍼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

嘉靖九年刊

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

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憂見昭平等以狀

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今獨可燔

燒瓦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天人主永巷昭信

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盡取

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

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享之矣後昭信謂

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粉其傍師古曰袒

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

卿作歌曰昔尊章嫖以忽血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

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

也所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

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今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

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

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

音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

嘉靖九年刊

高

我恐今欲糜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糜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

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

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

方領繡服度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

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去取燒之愛恐自投

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

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

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

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廷師古曰廷逆也昭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

姬舍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

之長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

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

弗鬱憂哀積師古曰弗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墮時不再

師古曰崔墮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墮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

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

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

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

去益大遂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

嘉靖九年刊

徐

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

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

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

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

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

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

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

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

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

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

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

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以

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

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

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

陽嗣十五年坐晝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

飲令仰視晝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

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
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
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下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
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

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

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戰守備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於上最親

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

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

亦同親其義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直後於是上聞寄有長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

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

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

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

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

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

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壽淫數犯禁

嘉靖九年刊

前漢傳三十三

六

卷之三

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說文曰音奪師古曰祝以母無寵故亦不得

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

常在師古曰媚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

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祝為

子數師古曰雅素也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祝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血祝祝怨王后及太

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祝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祝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

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

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

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祝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

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

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適孽誣也陷于不誼以滅國

朕甚閔焉其封憲王二千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

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三十四年薨子安王雍嗣

嘉靖九年刊

二十六年薨子共王嘗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
 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
 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計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
 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立勤音計也立三
 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懼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
 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
 為煖毒師古曰左氏云宴安煖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
 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
 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終

前漢書五十三

嘉靖九年刊

徐放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前漢書五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

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師古曰在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

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吳楚反時為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

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為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

嘉靖九年刊

對上而泣也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

昆音下溫反也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

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奴

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

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鵞

者也文穎曰鵞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鵞廣乃

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鵞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

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山陳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

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廣上馬與十餘

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

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

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

嘉靖九年刊

徐啟

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中而不立部曲也

也便安利也音頻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面反其下亦同

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今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

銷無緣師古曰兼音譙郡之譙温器也銷音火玄反銷

即銷也今俗或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呼銅銷音姚

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相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

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至明軍

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卒而其工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

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

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

于覺之云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

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
 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
 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
 射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
 也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穎陰侯
 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穎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救韓將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居

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

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

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也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

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

威日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夫報忿除害

指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

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

節日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彌音亡以臨右北平盛秋師

嘉靖九年刊

徐敷

口盛秋馬肥恐虜為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
 寇故令折衝禦難也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
 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
 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
 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若千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也充本法得首
 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
 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

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

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翳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黃堅卻敵以大黃參

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

曰服晉二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部軍中服其勇也明

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

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師古曰幾音每依反歸漢法博望

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

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

嘉靖九年刊

歷卷

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言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

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

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

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

猶凡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

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

吾為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

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

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

輒分其戲下戲讀曰麾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

生產事為人長爰辭如淳曰辭如爰辭通肩也或曰似

云有菟爰爰下緩意其義而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

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

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

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

嘉靖二年刊

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罃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也音秦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臣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母令廣命隻不耦合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丘反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劉放曰莫府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嘉靖九年刊

高成

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

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劉奉世

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

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

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山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燕

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

師古曰當戶音偃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

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墺地一

畝葬其中師古曰墺音人椽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

其父師古曰令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

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

嘉靖九年刊

前漢傳三十一

地形積高故云上也

高成

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

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

太子中人愛幸敢與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

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

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

以劔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纍絡上

壯之遂救止焉師古曰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

匈奴後人告禹師古曰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其

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

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

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

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

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

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扼持之也命中者願得

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

嘉靖九年刊

高成

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
 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
 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
虜分居此兩山也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
 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
 河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
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
 發出遮虜師古曰鄯
置候望鄯鄯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
之人所以自鄯蔽而伺敵也遮虜
 名鄯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泥

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
城本公孫敖所築休

息也泥音
仕角反

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
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

何

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
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

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

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

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為營陵

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
並音胡剛

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師古曰金謂鉦也
一名獨鉦音濁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
對戰也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
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
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
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
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南
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

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張虔曰三十弩共一也張晏

曰三十秦共一辭也師古曰張說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

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

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單于自將

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

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

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

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

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

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士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更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衣謂著短衣小褰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謂著短衣小褰也

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太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糒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三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
 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
 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
 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
音欺謂詆毀也孟康曰媒酒教藥麴也謂釀成誠可痛
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拳同

音去獲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

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

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

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

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迺遣

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

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

嘉靖九年刊

前漢傳二十四

三

徐敖

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
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
大夫以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
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
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
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
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
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
駁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
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

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
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
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
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
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
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循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
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
及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推立政大言曰
宣統九年刊

宣統九年刊

宣統九年刊

宣統九年刊

徐敷

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

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

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

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其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

也相問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

母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柰

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

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

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喪

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

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師古

之監也日移中廐名焉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

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聞恐

漢襲之師古曰漢天子我文人行也師古曰漢天子我文人行也

嘉靖九年刊

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既至典矣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

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殺後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勝患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宜皆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

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温火師古曰温謂聚火無焮者也音於云

反焮音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也音芳反蹈其背以出血武

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

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

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

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

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

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

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

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死王殺漢使者頭

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

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

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音工絕不飲食師古曰音於音反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羶羶乳乃得

歸師古曰羶牡羊也羶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曰頭馬生角之比也燕音丁奚反乳

音人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

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

日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射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

也繳音研繫音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

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

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鬘受王死後人衆

徙去其冬下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

武父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于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

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

奉車服虔曰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王扶輦

日除謂門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

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宦騎與黃門駙馬爭

船師古曰言駙官者而為駙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推

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

樂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
稀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
官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
官有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
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
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
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
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
已死久矣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陵
效致也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
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
決別也陵惡
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
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
脫土室胡
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
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
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
之室服虔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
之處因是也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驍同音一疾
反脫音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
土活反

嘉靖九年刊

徐敷

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
 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
 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
 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訝漢使曰武
 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
 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
 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柯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
 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
 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眾滅兮名已墜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墜也音大
 回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
 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長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元六年
 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
 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
 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
 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曰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

嘉靖九年刊

徐敬

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
 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
 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
 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
 欲久其事以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頗
 冤屈故多言也
 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
 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
 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
 帝師古曰昭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

安世薦武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

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

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

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寵之甚優寵之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

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

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車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

嘉靖九年刊

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表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薰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唯霍光不名何造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并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

輔佐列於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

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

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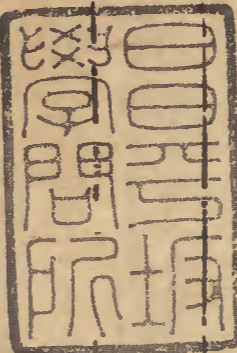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

實之故非有所招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蹊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著有所感也蹊音奚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

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
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終

前漢書五十四

